



這正是日薄西山的時候，小鎮上的客運汽車，冒著一屁股濃濃的黑煙，吃力地沿著破損的石子路，一顛一跛地向山裏前進。天已經全黑了，車子裏的乘客像天上稀疏的星星，零零落落的，也跟著車子的跳動，一搖一擺地。彷彿在一天工作完了後，一點力氣也沒有了，連車掌小姐也打著盹兒。只聽到車子的引擎在靜靜地田野中，一聲聲地喘著咳著。

獻文拉了拉大衣的領子，焦急地坐在車子的一角，不時抬頭望著車窗外，對著一片黑漆漆的田野發呆。他後悔剛才才在小鎮上，不多花幾塊錢乘計程車，現在坐在這老牛破車上乾著急。

想著想著，不覺又從上衣口袋掏出那封早上才寄來的限時信看了一遍，這是在軍中生死之交的偉政寄來的。偉政自從退役以後，和中學的女同學薇芝結婚，兩夫婦就來到南部的這個小山村里開墾。他們種了很多的香蕉、蘆筍，生活還算安定。可是去年，也不知爲了什麼，兩口子大吵大鬧的離了婚。偉政的生活逸出常軌，俗語說：「禍不單行」，先是蘆筍生產過盛，終至滯銷；接著，八月裏一場颱風，把一大片蕉園掃得蕩然無存，現在又生病了，躺在床上，家裏一個人也沒有。獻文接到信後就立刻動身，這種情形，不去給他照料幾天，要朋友做什麼呢？

車子終於搖到了小村子口，嘎然一聲停著，獻文隨著大家下了車，四下打量了一陣。兩年多以前，他到這兒，才只有二十多間小瓦房，由於山坡地的開墾，小村裡居然也出現了十來幢樓房，電燈通明。獻文驚奇於台灣農村經濟成長的快速，心中一面想著，一面急忙地從郵政代辦所旁邊的小巷子穿過。走了五、六分鐘，停在一個圍著竹籬的菜園門口。他想起當年偉政夫婦倆組織家庭時，在房子前留了這塊菜園，兩個人自食其力，其樂融融。不禁嘆了口氣，搖頭，舉手推開院門。只見滿園野草，荒蕪一片，月光下顯出一片淒涼的景象。他熟悉的穿過菜園，到了屋前，只見虛掩著，就輕輕地推開了進去。扭亮電燈，滿屋一片混亂，看見偉政躺在牀上，痛苦的呻吟著。

偉政好像覺得有人進來了，張開眼看看，「啊！」一聲，再揉揉眼仔細一瞧，果真是獻文來了，正站在牀前看著他哩。「獻文！」「偉政……」兩個人互相喊了一聲，偉政掙扎著坐起來，兩個人抱在一起。平常堅強得像金剛的兩人，這時却似小孩樣的哭泣。

獻文小心的服侍偉政，飲食湯藥，就像一個母親似的無微不至。偉政的病漸漸有了起色，獻文也爲他慶幸。這天，獻文在替他整理桌子，看見一團紙塞

在桌角，他好奇的打開看，只見滿紙大大小小的字全寫的是「薇芝」兩字。他終於知道在鬧離婚時表現得那麼堅決的偉政，心裏還是在想念她的。於是他決定要去把薇芝勸回來，讓他們破鏡重圓。

翌日，他借故下山，說是要回家看看，却直接搭車來到埔里，很容易的找到了薇芝的娘家。正好她在家，獻文就直接和她談起了偉政。

「那個蠻牛，你還提他幹什麼？」薇芝咬咬牙，恨恨的說。

「妳知道他現在怎樣了嗎？」獻文問。
「誰理他！」薇芝的口氣還是那麼硬，於是獻文把偉政這兩個月的情況告訴她，她雖然悶著氣不出聲，但很明顯的可以看出，她是很仔細的在聽。當她聽到偉政在病中呻吟，在紙上寫字的時候，不禁「呀！」了一聲，不過馬上裝成咳嗽來掩飾，這怎能瞞得住獻文？

「妳看妳，還說不理他了呢！」獻文調皮的問。
「誰叫他那時候，要那麼氣人嘛！在長輩的面前連一點面子也不留給我！」薇芝滿臉通紅，語氣軟多了。

獻文看她不再強硬的堅持了，就鼓起了三寸不爛之舌要她回到山裏，和偉政重歸于好。整整說了一大卡車的好話，她才答應回去看看。獻文看大功告成，囑咐她明天就收拾好一切，等他來接；就忽忽趕回山裏去了。

他回到山裏已經是下午七點多了，外面冷得很，開始刮風了。只見偉政躺在牀上，一顆顆的汗珠不斷的從額上滾下來，雖然他極力的忍住痛楚，不叫出來，但獻文看得出來，病情惡化了。就顧不得把好消息告訴他，連忙服侍他服藥。夜深了，他的病情更劇烈了，不得不找醫生。不巧，他敲開了醫務室的門，裏面的人却說醫生下山去了，只好到鎮上去，但已經沒有汽車的車班了，急得他像熱鍋上的螞蟻。

最後，他下定了決心，咬了咬牙，把偉政用毛毯包好，扛在肩上，開門出去，他打算揹著偉政走到鎮上。距離有十多公里，揹著一個人在刺骨的寒風中，要走到鎮上，實在不簡單。他苦撐了兩個小時，才走了一半的路程，口裏不停的喘著，冒出一股股白騰騰的熱氣。雖然在寒風中，仍然流了一身的汗。總算蒼天有眼，遇到了一輛路過的卡車，好心的司機載著他們到了鎮裏的醫院。在急診室內，醫生診斷要立即開刀，再延個把小時就沒有救了。

獻文把病人交給醫生，全身緊張的細胞都鬆弛下來，頓時坐在椅子裏站不起來了。三天後，偉政開刀過了，渡過危險期，獻文才回到小山村里。

「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，讓我來幫你忙，唉！你爲我們太辛苦了。」薇芝充滿了感激與低聲的埋怨。

他不作聲，只是一笑置之，又去忙別的事了。

今天，偉政要出院了，他與薇芝留在家裏，自己一大早就到鎮上，辦好了出院手續，一起回到村裏。兩個人走到院門口，偉政推開了院門，一看裏面菜園，屋子的景像，又看見青翠的蕉園，這時一個女人從屋裏跑出來，叫著：「偉政！偉政！」

偉政一看原來是薇芝，跑過去兩夫妻抱在一起了。好一會兒，才想起了後面的獻文，回頭看見他正滿臉微笑，回身要走了。偉政突然一切都明白了，衝上前去，緊緊地握住獻文的手，感激得滿眶熱淚盈盈，好久……好久都說不出話來。

他寫了一封信給薇芝，沒有說偉政的病情，只說要把一切整理好再接她上山，大概在一個月以後。他吃過了飯，站在窗前，望著荒蕪的菜園，突然，他有了個主意。第二天開始，他利用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，汗流浹背地拿著鋤頭，整理菜園，重新種下綠油油的各種蔬菜，並且僱了一個工人，修理殘破的竹籬，將屋子內外刷了美麗的油漆，看起來就像新的一樣！

接著，他到農會辦理農貸貸款，購買支柱，把颱風吹倒了的香蕉重新扶起來。一個月，在工作中，很快的就過去了。偉政恢復得很快，這就可以出院了。他先到埔里，把薇芝接來山上，路上把一切都告訴她，並且請她把家中整理一下。

「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，讓我來幫你忙，唉！你爲我們太辛苦了。」薇芝充滿了感激與低聲的埋怨。

他不作聲，只是一笑置之，又去忙別的事了。

今天，偉政要出院了，他與薇芝留在家裏，自己一大早就到鎮上，辦好了出院手續，一起回到村裏。兩個人走到院門口，偉政推開了院門，一看裏面菜園，屋子的景像，又看見青翠的蕉園，這時一個女人從屋裏跑出來，叫著：「偉政！偉政！」



。程路半一了走才，時小個兩了撐苦他

北市農藥字0376號

益米田 粒劑

益米田 粒劑

益米田粒劑是日本最新最理想的水田雜草特效藥，
如用益米田施藥一次至收成免再人工除草，安全可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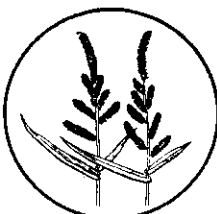
省工又省錢

免人工除草

——水田主要雜草—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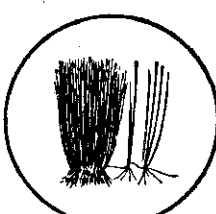
學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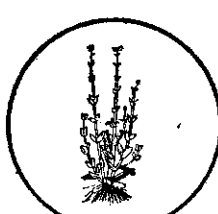
稗仔



三角草



貓毛草



盲目草



兼商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榮譽出品
台灣總代理：文山企業行
台北市南京西路416號 TEL：542203